

ELEVEN STEPS

长篇小说

# 十一级台阶

冯育军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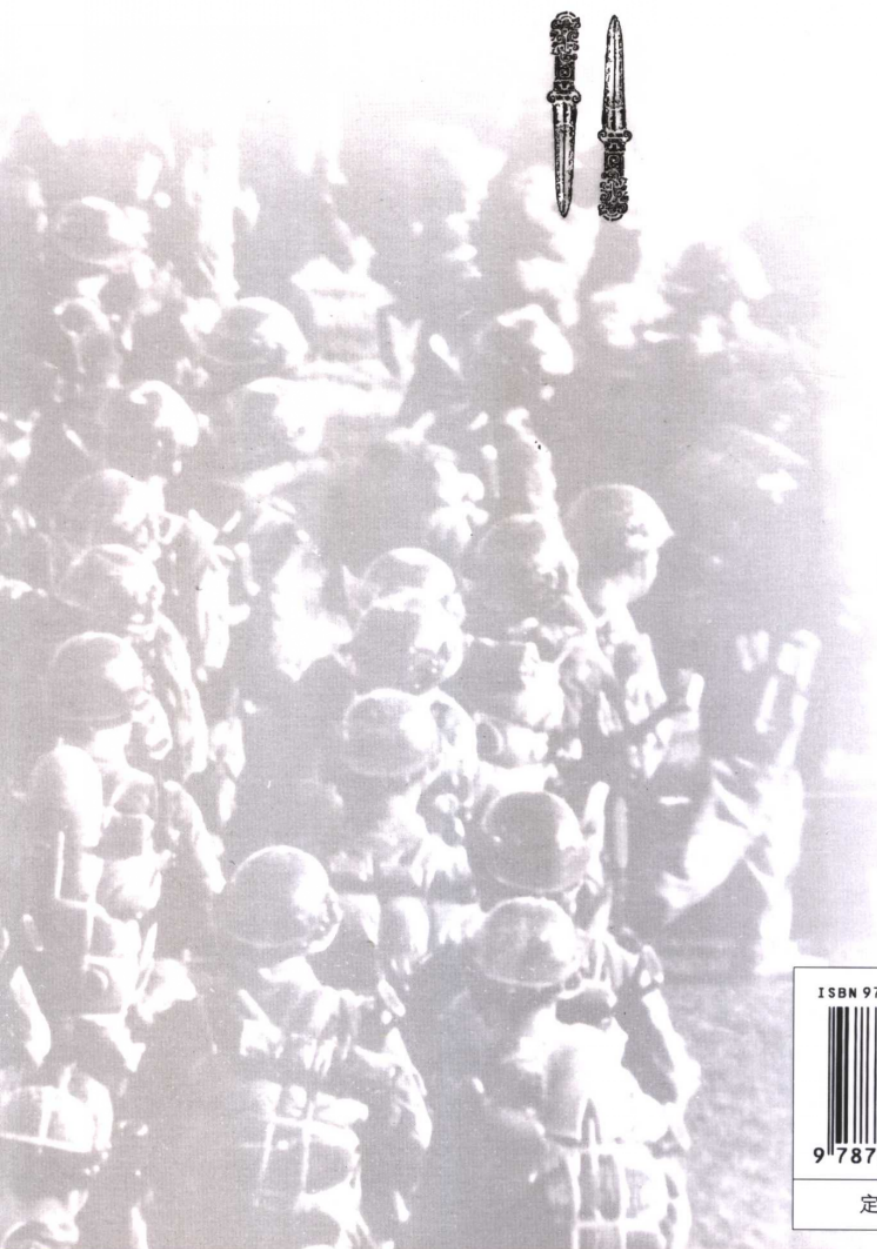


# ELEVEN STEPS

长篇小说

## 十一级台阶

冯育军 著



ISBN 978-7-5033-203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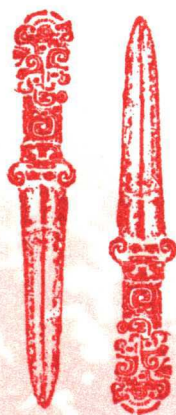


9 787503 320385 >

定价：35.00元

# 十一级台阶

冯育军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

十一级台阶/冯育军著. -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

ISBN 978 - 7 - 5033 - 2038 - 5

I. 十… II. 冯…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9960 号

书 名: 十一级台阶

---

作 者: 冯育军

责任编辑: 殷 实

装帧设计: 阎可钦

责任校对: 杨海琴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wy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国防印刷厂

开 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72 千字

印 张: 23.5

印 数: 1 - 15000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33 - 2038 - 5

---

定 价: 35.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 目 录

---

- 第 一 章 谢幕之前 / 1
- 第 二 章 西北娃进京 / 10
- 第 三 章 梦想旅途 / 20
- 第 四 章 逆境不逆 / 32
- 第 五 章 柳暗花明 / 45
- 第 六 章 科里的小参谋 / 60
- 第 七 章 积淀 / 72
- 第 八 章 事变应急 / 82
- 第 九 章 显露头角 / 92
- 第 十 章 登台阶 / 101
- 第十一章 铁营大洼 / 111
- 第十二章 短暂的岗位 / 121
- 第十三章 团班子中的年轻人 / 128
- 第十四章 重返京城 / 143
- 第十五章 没有想到的去向 / 154
- 第十六章 回到老团队 / 171
- 第十七章 特别的受命 / 189

## 目 录

---

- 第 十 八 章 走下战场 / 201
- 第 十 九 章 开放的部队 / 215
- 第 二 十 章 经营热 / 228
- 第二十一章 该刹车了 / 239
- 第二十二章 快车道 / 250
- 第二十三章 让战士多闻火药味 / 261
- 第二十四章 雪夜练兵归 / 275
- 第二十五章 新码头 / 283
- 第二十六章 战友情深 / 293
- 第二十七章 指挥长 / 303
- 第二十八章 化解危机 / 309
- 第二十九章 要搞实打实的 / 319
- 第 三 十 章 重担千斤 / 331
- 第三十一章 外访 / 340
- 第三十二章 七天六夜 / 353
- 第三十三章 带兵就该这样 / 361
- 第三十四章 未了事 / 367

## 第一章 谢幕之前

将军抑制不住内心复杂的心情，久久凝视着一望无际的大海，涨潮的海水已经浸湿了他的鞋底，他都没有感觉出来，也没见他挪动一步。他对海有着海一样的深情。他以前常对别人讲，你心里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有什么发愁的难题，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只要到海边望望这深邃的大海就会豁然开朗，愁云消散，茅塞顿开。

这不，教别人这么做，现在轮到自已了。前两天，军区一位领导路过军部，给他说了两句话，“岳军长到底是老同志，为人楷模，面临退休了还是不减当年勇啊！”尽管是表扬的话，但话中有话，岳军长还是明白的。这不就是打招呼吗？再有个把月就到年底了，他就要从集团军军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今天是特意穿着新发的冬常服，笔挺、威严，机关干部谁也没带，到他过去常来的海边，是想静思一下。

保持平静的心情和良好的精神状态是最重要的。台阶再高上去总有下来的时候，当军人使命即将完成，告别军旅生涯的日子临近，一个将军他能做到心情平静吗？

从当排长算起，这是他晋升到的第十一级台阶，也是最后一个军中职务，在这个职务上，他整整干了7年，他的阅历极为丰富，还打过仗，与他同一级别的领导干部相比，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各级军事主官一个不落，副职基本上全干过，三级机关都任过职，甚至教导大队领导的名单中也有他。那干部履历表上已基本填满，数数足有18行。还不算五次到初、中、高级军事院校学习。遗憾的是，由于干部政策的变化和各种复杂原因，他已经失去了提升使用的机会，定格在集团军军长的位置上了。现在，正如舞台上演出结束后，幕布徐徐落下，告别40多年的军旅生涯。

“军长，海水涌上来了，您快向后退。”站在越野车前的司机大声

喊着，并向军长站立的地方跑过来。司机小吴，个头一米七五，长得很帅，三级士官，给军长开车已经六年多了，对军长的脾气性格很清楚，当军长在思考问题时，你有再大的问题也不要打扰他。今天这种情况也是个偶然，不这样做不行啊！浸湿了军长鞋子、裤子回去怎么向阿姨交代啊！

将军转过脸来，下意识地看了看脚下，会意地笑了笑，抬起头走向岸边，并向小跑过来的小吴招手示意，让他别过来。他一米七八的个头，笔直的身躯，走起路来仍劲如疾风，显得坚定、有力。向后走了大约20多米，他又在稍干一点的沙滩上停下来，向左前方远处那个他曾去过的海岛上望去。

他，叫岳军，一脸西北人的厚道，性格豪爽，心胸坦荡，办事干练，没有心计。他看过那个同张学良一起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将军的史料后，心里说，咱这西北人怎么都这样呢？也许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乍看，他又似一个白面书生，但他最不愿意听的是有人称他为“儒将”。他常说“我不仅能文，更能武，文武双全是我始终追求的现代军人的标准，你看人家美国，前苏联现在的俄罗斯，那些高级将领，谁不会写军事论文？唯我们还在推崇古老的所谓一介武夫为荣。”

也许是实在丢不下为之奋斗了大半生的事业，联想、怀念、留恋、伤感、自豪，一股脑儿地涌上心头。他捋了捋被微风吹乱的已经花白头发。西斜的阳光照在海浪上，反衬出一道道耀眼的白光。几个来旅游的男女青年边说边笑地走向海边，有的扭头来看看正在有点“发呆”的将军。“哇，是个将军呢！”一个女青年伸了一下舌头，神秘地说了一句。将军由思考转而触景生情，微笑着看望着这些已在海边戏水的年轻人，感慨地、自言自语说：“多令人羡慕啊！如果时间回转20年，我再大干他一场。”又摇了摇头，情不自禁地朗诵了李商隐的两句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多好的景色，快拿照相机来。”将军对司机说，司机走向车去取照相机。将军一生没什么特别爱好，年轻时打篮球、排球，年纪大了，不玩这些了。真正一直放不下手的就是读书、游泳和照相。外出有什么看得上的风光随手来一张。他接过司机送来的照相机，熟练地“咔嚓、咔嚓”拍了两张海景。

“首长，咱们该回去了吧！”司机小声说。“好，上车！”岳军长边说边关上车门。这里距离军部很近，汽车在宽阔的高速公路上奔驰。路两旁排列整齐的杨树，叶子已经发黄，一阵秋风吹过，树叶“哗啦哗啦”往下掉。适逢周六，路上车少，跑了20多分钟就出了收费站。前面不远处就是营房外的军事训练场。“到训练场围墙外边停车。”司机“嗯”了一声，心想，首长今天怎么了？还没有看够，又要停车。他哪敢问，一踩制动，车恰好停在大门口。没等小吴来开车门，将军就下了车，他欣慰地走向大门内。这是他当集团军参谋长时，亲自组织部队建起来的，具有现代化水准的多功能的综合训练场，主楼内的设施有指挥控制，视频直播，红蓝对抗和网上训练作业室等，以及室内和野外相结合的可视传输系统。楼前方有渡海登陆和轻武器射击场，再远一点的丘陵山地是合同战术训练场地，地炮、反坦克导弹的实弹射击地域，还可实施直升机机降。纵观这占地近万亩的训练场，他笑了。他常说，演员要有舞台才能演戏，训练场就是官兵练兵的舞台。

“要不要找找训练场主任？”司机问道。他摆摆手：“周末了，不要打扰他们，走，到前方参观台去看看。”说着，便大步流星般地向前去。这个台子还是他亲自设计的，是一个长方形，有6米多高，外贴石头块，内填土的简易大平台，露天，但坚固，耐用，视界开阔。当初，也有领导认为，作为持久性的参观台，要搞得大气一点，建个半封闭式的，能防晒防雨。他却认为，没有必要花几万甚至几十万元搞那种形式主义的一年用不了几次的豪华台子。他站在自己曾经多次观看部队演习的地方又一次陷入了沉思。人的生理特点就是这样，年纪越大越爱回忆过去，据说，愈远的事情记得就愈清晰。他有时甚至想过，找个有点文采的机关干部帮自己写点什么，可一想，咱又不是什么老红军、老革命、大功臣，值得写吗？只好作罢。

口袋里的手机响了，是老伴打来的。“都快吃饭了，你怎么还没到家。”他看表，“可不，已经五点多，马上就回去。”

听见车响，妻子在门口等着。几十年了，虽然家庭因岳军工作调动时分时合，但只要她在家，都是这样。他们是同乡，更是几十年前的老同学。她叫石春悦，中等个，不瘦不胖，比岳军小两岁，长相不错。待人热情，大方、得体。从事医务工作，遇事认真细致。他们有一个儿子叫岳靖，地方大学毕业，在省商品检验局机关工作，离家较远，和他爸

一样优秀，基本上顾不上回家，“我很忙”成了对付父母的口头语。因此，家中常常是老夫妇的两人世界。

“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快点回来，是想商量明天怎么过？”妻说。岳军莫名其妙，“过什么，明天不就是星期天嘛！”“看你的臭记性，明天是11月13日，是你的60岁生日。”妻有点怨气。他说：“还正儿八经地过吗？”妻说：“怎么不过，都60岁了，辛辛苦苦大半辈子。再说，也是你离职前最后一个生日，咱们得办得红火一点，儿子小两口晚上就坐火车回来。再叫上机关的几个人，到饭店订上一桌，祝贺一下。”“这样不好，在家搞算了，咱们一家，叫上司机，公务员，热热闹闹就行了。到外边去，别人知道了说三道四的，等退了，70岁生日再大办一回吧！”岳军不软不硬的话算是拒绝了妻子的安排。妻子知道在这样的事上，她几乎从来都没有拗过他，只好叹息道：“你几十年都在追求自我完美，现在到了这个分上，还顾忌这个那个，真不可思议。咱先吃饭吧，明天上午再说。”她想缓和一下气氛，看看还有没有商量的余地。“不，就这样定了。”岳军斩钉截铁地回答。

望着将军习惯地，大口大口急切地吃饭动作，她放下筷子看着他。他生活上从来没有过高的要求和特殊的嗜好。再看看他日夜操劳早已花白的头发，想着几十年为党和军队的事业呕心沥血，不觉一阵心酸，掉下伤感的眼泪。岳军看到妻子这个样子，安慰她，“你这又何苦呢？你这一辈子劳苦功高，培养了一个将军，一个大学生，自己还奋斗到了一个主任医师，谁不夸你呀！”话说到点子上，妻子又笑了。突然想起了什么，急忙走到客厅电话旁，拿起一张纸说：“你看忙着说话，差一点把正事忘了，王元亮下午打来电话，说从岛城办事路过这里要下来看看咱们，乘火车晚上8点40到，岳靖电话上说也是这趟车，我看让小吴一起去接站。”“好！”岳军说。

已是晚上9点钟，王元亮和岳靖小两口才到家。岳军上身穿着开领紫色毛衣，下身深色的便裤和妻子在门口迎接他们。见到昔日老战友王元亮，将军十分高兴，又是握手，又是拥抱，接着握着岳靖的手说：“这是老家那个大企业的王叔叔，”岳靖说：“以前回老家就认识了，刚才在接站的车上说了不少话。”听说他们已在岛城吃过饭，两个老同学就在客厅坐下来，边喝茶边说起往事来。

这王元亮在军校时就是个炮筒子，快言快语，现在仍然没改，一坐

下来就翻起旧账，“老兄，你说咱上军校那会儿怎么就那么傻，咱们是考学考上的，准备当干部的，怎么叫下部队就下部队，叫复员就复员回老家，我到现在都咽不下这口气。这次我到岛城，去看望咱们杨中先老队长，快70岁了，一谈起往事就掉泪，说对不起我们这些人，我就劝他说，你对不起我们，谁对得起你呢？”岳军说：“本来我们都有过美好的前程，又算是当时那一代的佼佼者，可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就我们接受的那种鲜为人知的严格训练，现在去哪儿找。唉，都是那场‘文化大革命’毁了我们，打破了我们的梦想。我还算幸运，多亏我被部队领导看中，留下当了干部，有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王元亮说：“你是因祸得福，要不，你还当不上集团军军长呢。我回老家可惨了，开始没安排工作，被招工，干了好几年工作才转了干。你可能还没听说，同学中还有比我安排得更差的人，想想真是浪费人才。”岳军说：“好了，别再提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刘雪怎么样？”岳军说。“一般化，比石春悦显得老多了，她让我问候你们俩。”岳军说：“说起刘雪，想起眼镜银虎，他到分区来了，我把他叫来。”石春悦说：“我打电话。”

不一会银虎就来了，他退休一年多了，穿着黑色夹克衫，头发梳得格外光亮。一进门就说：“幸会，幸会，又一次见面了。我已是无用之人了，下来闲转。老岳你都忙些啥？”“我在谢幕哪！”岳军说。“比喻得恰如其分，”王元亮说：“老兄就是搞大手笔，我进了大院就看到军部不一般。”岳军说：“当着你俩的面，不是我自夸，搞起这个军部，我是费尽了心血哪！”王元亮说：“我来时大体看了，简直是一个大公园，大院好漂亮啊！办公楼设计是别具一格，这都是岳军的杰作哪！唉，陈小梅咋没来？”“在家看孙子，”李银虎说，“哪能顾我呢！”三人继续聊起来。

“我听说，你这些年写了不少东西，还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王元亮说。“确有其事，不过已是陈年旧事，业余爱好罢了。说起来话长，我的军事理论基础应该说是得益于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那时别的军事书籍也少，就集中精力钻研毛主席的著作，加上爱看古往今来的战史战例，以及一些外国的军事名著，这军事理论基础就垫起来了。我有好几本军事学习笔记，上面有体会，有摘录，抄着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中越边境反击作战的简要情况。解放战争108个战例，百战奇计

等。为了积累资料，右手中指常常被磨出厚厚的趼子。”岳军说着，端起茶杯喝水，银虎说：“老岳在军事学术界名气不小。”王元亮说：“你对军事深有研究，你说说，你心中对哪些军事家知道的多一些。”岳军说：“自古以来，战争时有发生，同时也造就了无数个叱咤风云的军事家，战略家。我比较推崇的如中国的孙子、诸葛亮、毛泽东、刘伯承等，外国的有克劳塞维茨、拿破仑、朱可夫等。我在学习研究军事理论和军事人物的基础上也搞一些军事学术研究，写一些文章，加起来大概已几十万字了。我感到，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既能干又能写才是具备了全面素质。”王元亮说：“你的文笔不错，在学校就有点名气，没想到你干军事领导也有一手。”银虎说：“何止是一手，我和老岳在同一部队几十年，他真是有文化、有知识、有思想，用科学先进的方法带兵、练兵、用兵。不是像电影中有些领导整天吆吆喝喝，动不动就骂人训人，大喊大叫，正儿八经发言时都是说不明道不白，一肚子糟糠。打高技术战争靠谁呀！我看就得岳军这样的指挥员。”

这时候仨人都有些倦意。岳军对妻子说：“老石，你快去弄几盘菜，拿瓶酒，我们边喝边说。”接着对王元亮讲，“老王，什么一手，还不是磨炼出来的，说实在的，我也有过艰辛的起步，但我坚信功到自然成。我有平步青云的时候，也有漫长的等待。你想想，我在部队工作，上边没有一个能帮忙的乡党，只能是靠组织培养，靠自己努力。那年，我在师机关被选为年轻干部准备使用时，上边政策有了新精神，说年轻干部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不要坐直升机。于是，我下部队当了连长、营长、副团长，加起来不到一年时间。但春风得意不持久，在副团职岗位上，几经平职易位，入校学习，足有7年，但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当走上新岗位时，都能迅速打开局面。”

“来吧，一盘花生米，一盘香肠，一盘凉拌黄瓜，一盘炖猪蹄，一瓶特酿，你们仨边吃边聊，我进里屋去了。”仨人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王元亮说：“不过，我最佩服的是你那段打仗的光辉历史，打仗结束后你回老家让我看的录像，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岳军又饮一口酒，“是呀！我也是终生难忘，我觉得这是和平时期最值得自豪的经历。边境防御作战时的机遇，把我推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指挥位置，一年之久的战场实践，检验我的军事素质和军事理论研究成果，促使我更积极更深入地研究新的作战理论。在十分艰苦的战场环境中，我坚持把战场发生的情

况作了翔实的记录，为自己和部队留下了一笔值得参考的资料。最近我整理了一本《战地手记》走时送你一本。”

“求之不得，你去前线时，我去过你老家两趟，你父母，特别是你妈，担心得很，怕你有个三长两短的。你寄回家的照片我也看了，最后在山上那一张。我想当年老石和你儿子的心情就更不用说了。原来以为你打仗回来肯定能提升，结果好多年还是原地踏步走。你记得吗？我有一次和你通电话，曾劝过你，转业回老家吧！就凭你打过仗这一条肯定能安排好。你在学校时候说过一句话，是李白诗里的，叫‘天生我才必有用’。”岳军说：“怎么不记得，不过我没听你的，你那时已是厂里办公室主任，牛得很。说心里话，我非常热爱我们的军队，并不是爱那个职位，我真是舍不得啊！但当时确实也有些想法，抗日战争打了八年，我在副师职岗位上工作了将近8年。我们部队也有很多人为我鸣不平，说你这在战场上经过生死考验的，又是具有组织指挥经验的领导干部，上边怎么就忘了，和你一起参战的还有谁没有动？我却坚信，组织有组织的考虑，关我何事。还是任劳任怨，默默奉献，淡泊名利吧！不久，便有了好消息。你知道那段变化吗？原来定我在乙种师当师长，下命令时又改为去甲种师当师长。”王元亮说：“这甲种师乙种师有很大不同吗？”岳军说：“甲种师可不比乙种师，被认为是晋升一级的跳板。我要去的这个师是一支有着红军基础的部队，是当年代表陆军参加了开国大典的唯一一支步兵师，算得上军中雄师劲旅。边境作战时也是主力部队，师机关和下属部队的很多干部我都很熟悉，一到任我就和战友们投入到热火朝天的军事训练中去，我提出的两句练兵口号至今还在部队流传。”

王元亮接着说：“这事我听说了，过了一年多，我从你老家要电话号码，找你时，家人说，你刚刚调到某集团军当了参谋长。我心里想，这家伙又红了，但就是没法和你联系。”“对，那是选优秀青年干部，我又碰上了，不到46岁，在当时也是不多见的。”王元亮说：“大概在你当军领导后的第4年的7月份，有一次我看中央七台军事新闻节目，在一个海边演习的报道中，好像看到了你，穿着迷彩服，在一个伪装网盖着的指挥部里，拿着电话正和什么人讲话。”“你还真关注部队，到底是当过兵，有感情，那是一次陆海空三军联合演习。我被指定负责陆军部队行动，担任一个特别的陆军指挥员，叫‘指挥长’，那是我第一次参与指挥这样大规模联合战斗演习，课题很新。我和大家一起研究敌情、

地形和我情，确定方案，一起演练战法，一起下海摸水情，取得可靠资料。不瞒你说，当时脸晒得乌黑，身上都脱了皮，那一次真是锻炼太大了。你的眼力还不错，在电视里还认得我。”

这时，石春悦来到大厅，见他仨人仍然兴致未尽，就说：“你们喝得真热闹，酒也快喝完了，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啊！”王元亮说：“老石，快坐下，再编一会儿。不管怎么说，我总认为，老岳还是咱们那一批同学中的精英，专业技术干部出身的，能干军长这角色是何等的不容易啊！数一数恐怕只有你一个人。”岳军说：“集团军军长这个全军为数不多的显赫职务多少人在向往。我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人人都有春秋，但并不是人人都能写春秋。我挑着重担，扛着重任，就是尽力实现着官兵的期望，鞠躬尽瘁，问心无愧，走的是一条堂堂正正的军人成长之路。”妻子对王元亮说：“老王，你也知道，老岳这个人实诚，不会玩儿那一套。用本地的话说优点是实在，缺点是太实在，所以使用上到了后期总是比别人慢半拍，年轻时还好弥补，年龄大了就没办法。两年前，就是因为上边对年龄有了新要求，好不容易有了空位置，大了一个多月就不用了。”银虎说：“要不，有人说‘中国向来不缺法律、法规、条例、规定、制度，缺的是执行，上边说变就变，说改就改，自己订的规定都不照着办’。”王元亮说：“你们没听过吧，地方传着四句话：年龄是个宝，学历少不了，能力作参考，关系最重要。还说什么，现在是能力不如关系管用，就凭你单枪匹马，要是现在这个风气，恐怕到不了这个职务上。”李银虎说：“你们地方比军队灵活，来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边也治不了。你看地方政府，有副县级的镇委书记，有副省级的地市委书记，还有个什么一线二线的，少一天都不退。部队五十四五岁的师职干部不是退就是免，年轻轻的就下来闲待着。”岳军有点激动地说：“干到这个分上，我也知足了，你没听人家讲嘛，官大官小，没完没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还有人同咱们比呢。我一个农民的儿子能到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还想什么？前些日子，我们单位主要首长针对一些人对于干部使用有议论的情况还在大会上讲：‘岳军是从大西北来的学生兵，在没有任何背景的情况下，当到集团军军长，你能说我们使用干部不公平吗？’你说这句话多有内涵啊！”

说着说着，墙上挂钟的时针指到12点，妻子说：“时间不早了，我看你们明天再说吧！”王元亮说：“说的也差不多了，明天上午我还要坐

火车赶路。我倒有个想法，老岳快要退了，你也能写。我记得你很爱看《红楼梦》，书里有首《好了歌》，开头就是世人都说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功名利禄有何留恋，还不如写点东西，永留人间。刚才咱说的这些就是个不错的提纲，我看你把它写出来，不就是一部小说吗？年轻军官看了肯定有兴趣，让他们知道怎么样才是一个正直军人应走的路。我这个企业证券老总可以资助你一臂之力，怎么样？”银虎说：“我赞成。”岳军沉思了一会儿说：“我试试看。”王元亮说：“还看什么，你还有个贤内助，她当年文才也在同学中算数得着的，不过你写的时候，别只带你老婆，把我给忘了啊！”

## 第二章 西北娃进京

列车在原野上奔驰。这趟列车是昨晚离开千年古都西京的。第二天上午，车厢里坐着 100 多名穿着各式各样衣服的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他们脸上露出掩饰不住的兴奋心情，前往北京解放军某学院报到。那年代，征集义务兵都是坐闷罐车，他们却享受客车的待遇。这是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他们是来自祖国西北部秦始皇老家的一群十七八岁的中学毕业生。他们的家在省会或附近区县，虽然他们长年在黄土高原，但却生活在八百里秦川的白菜心里，所以，途经华北平原南部地区时，尽管有一望无际的绿色田野，却并没有引起他们的任何好奇心，你看，几乎没有一个人向外指指点点。

车厢内除了沉默还是沉默。只有为数很少的人在窃窃私语。这也难怪，人员一集中就上了火车，来不及相互认识，除了出自同一学校的人外，校际之间就很陌生。一个瘦高个坐在靠门的位置上，他们的学校只考上他一个人，上车后有些孤单，一直是寡言少语，偶然听到周围的人说笑话时，也只是微微一笑。“你叫岳军吧。”一个被大家叫做杨参谋的军官，拿着一个小本本走到他面前，仔细看了看说。“对，我就是。”他边回答边站了起来。“坐下，坐下，别紧张。”杨参谋赶忙用手按住他肩膀说。岳军录取前在学校时，就听说有个姓杨的军官来过学校，他是军校派来招生的。岳军在报考志愿之前，校长把他叫来说：“这是个军队保密学院，政审极严格，成绩当然也要好，不公开报考，我们学校只有两个人符合报考条件的名额，你要好好准备，不要失去机会。”果然如此，要不每个学校多则几个，少则一个，还有的学校一个也没有。所以，神秘感笼罩着大家，不知是自豪还是害怕。总觉得和正常应征入伍不一样，也没填什么表和换军装就上了火车。

“咋弄的，不和大家编编闲传。”杨参谋故意用生硬的当地话逗逗

岳军，并在岳军对面位置上坐下来。“我不认识人家，编不起来。”岳军小声说。“你是山关中学的吧？”杨参谋和气问道。“对。”“我去过你们学校，听校领导说学校建校历史还蛮长的，很早叫什么思维中学，解放后才改现在这个名的。”“对。”“我还听说你们校长是个老革命，在延安待过很长时间，脾气大得很，动不动就骂人。”“对，不过，他人很好，对老师教课要求很严，经常到教室去听课，对学生倒很关心，经常到学生灶去看学生伙食好不好。”俩人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说了起来。岳军没有和解放军军官说过话，显得十分拘束，不问不答。

已是8月下旬，秋老虎一点也不收敛。尽管车上的窗子都打开了大半，车厢顶上的电风扇嗡嗡地吹个不停，但车厢内仍然热烘烘的。列车行程需要二十多个小时，这些人绝大多数没有出过远门，坐长途列车，显得有些疲倦，有的东倒西歪坐着，一点精神也没有，有的蒙蒙眈眈老想睡觉。

“嗨，岳军，你们学校介绍情况时说你当了好几年班长。还在校学生会当过副主席，是吗？”杨参谋又提起一个问题。岳军说：“我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当班长，加起来班长当了八年。”“那你算个老干部了。”杨参谋说。“有啥好当的，就是下下通知，收收班费，开开小会，维持秩序，喊喊起立坐下，有时还真影响学习，好不容易后两年给推掉不干了，又到了学生会。”岳军说。“那你肯定有些组织能力，这样吧，你看大家都死气沉沉的，你起来组织一下唱唱歌，让同学们活跃活跃。”杨参谋笑着说。“都不是一个学校来的，也不知道能不能唱到一块儿。”岳军为难地说。“你觉得什么最熟悉、最好唱就唱什么。”杨参谋说。“这几年全国学雷锋，我看就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岳军说。“好，站起来指挥吧。”杨参谋鼓励着，岳军却显得不好意思，脸都有些红了，但也找不到别人，只好走到车厢中间，“大家都精神精神，杨参谋让我指挥唱个歌，我起头，学习雷锋好榜样，预备唱。”岳军打着拍子，大家低声唱着，不算齐，但还是唱下来了。

他自觉气氛没有活跃起来，可也不知道怎么办，很多人还看着他。心想干脆返回原位吧，他正抬腿要走，这时有一个同学站起来，直愣愣地对岳军说：“唉！这歌你没听广播里唱的？那都是解放军的什么文艺团里人唱的，还有部队的战士边走边唱的，很整齐，嘹亮。咱们还是唱个《我们走在大路上》吧！”这时，另一个同学站起来说：“王元亮，这歌是